

马忆湘 著

（里格）红军
（介子格）下了山
哥哥（里格）难舍啊
（介子格）妹走远……
——调借《十送红军》

女红军

又名《朝阳花》



北京文艺出版社

女 红 军

马忆湘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红军/马忆湘 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9

ISBN 7-5378-2169-0

I. 女... II. 马... III. 长篇小说-精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27 号

责任编辑:李珂

封面设计:刘文

内文设计:胡江明

女红军

马忆湘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5378-2169-0

I·2090 定价:22.0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生活的长篇小说。书中塑造了红军女护士、医生、医院院长、政委以及医院的炊事人员、警卫人员等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形象。他们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跟随红军大队，越过雪山、草地，强渡天险，……战胜了炎热、干渴、饥饿、寒冷，冒着敌人的炮火，出生入死地完成了救死扶伤的光荣任务。他们终于到达陕北，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小说着重刻划了红军女护士的形象。她们的遭遇不同，但是都有着共同的命运。她们在旧社会中受尽了屈辱和压迫，参加红军以后，立即和整个阶级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她们的性格各有不同：沉着老练的陈真梅，深谋远虑的温素琴，爽朗乐观的吴小兰，健壮活泼的柳莹，以及处处关心大家、象个“婆婆红军”的老看护长。她们在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一个个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强战士。对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自觉和无限忠诚，是她们共同的品质。

在小说中，着力描写了广大红军战士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革命气概，描写了革命乐观主义和阶级友爱的精神。发扬这种革命气概和革命精神，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2)
第 三 章	(44)
第 四 章	(65)
第 五 章	(82)
第 六 章	(99)
第 七 章	(112)
第 八 章	(124)
第 九 章	(135)
第 十 章	(149)
第 十 一 章	(169)
第 十 二 章	(187)
第 十 三 章	(216)
第 十 四 章	(226)
第 十 五 章	(236)

第十六章	(244)
第十七章	(260)
第十八章	(272)
第十九章	(282)
第二十章	(305)
第二十一章	(319)
第二十二章	(336)
第二十三章	(360)

第一章

(一)

一九二六年，三伏天。

湘西地区接连两个来月没有下过一滴雨。空气焦干，又闷又热；大路滚烫，脚踩下去，一步一串白烟。快要抽穗的禾苗，干瘪瘪地卷拢了焦黄的叶子，搭拉个头，象被火烤过似的。肥沃的田土变成了乌龟壳，裂缝足有两指宽。

天黑下来了。月亮高高地悬挂在深兰色的夜空上，满天的繁星眨着眼睛。

狭窄的茅屋里点着一盏桐油灯。灯光如豆，闪着幽暗的微光。

屋外小虫唧唧，青蛙呱呱，听了真叫人烦躁。

我趴在妈妈的膝盖上，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问：

“妈妈，虫子和蛤蟆老是叫，它们是不是也饿了？”

妈妈低下头来望着我问：

“小兰，你饿了吧？”

“嗯。”我点头说，“妈妈，你听，我肚子咕噜咕噜叫哩！”

妈妈抚摸着我的头，爱昵地说：

“好伢伢^①，等你爹爹回来就有饭吃了！”

六岁的顺姐伏在桌子上，歪着头睡着了，口水从嘴角里流出来。她把头又歪倒在另一边，说起梦话来：

“妈妈，我要吃饭！”

妈妈没有答理她，无精打采地蹲在冷清清的灶边，两眼望着鼎锅^②发痴。

八岁的满哥抱着扁扁的肚子，靠在门框上，一声不响。

爹爹回来了。

一进屋，爹爹把斧头、锯子、凿子……往屋角里嘭的一丢，跟踉踉跄跄地走到水缸旁边，端起瓜瓢^③，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冷水。

“爹爹回来了，有饭吃了！”顺姐扯着爹爹的衣衫，撒娇地说。

爹爹象吃了半斤棉花，一言不发，坐在门坎上叭哒着旱烟杆。

“做到工夫^④了吗？”妈妈一边收拾爹爹丢在屋角里的工具，一边问。

“唉！”爹爹长叹了一口气说：“如今天灾人祸，肚子都保不住，有几家人家还请得起木匠喽！”

“满伢，”妈妈对满哥说：“到屋檐下抱把茅柴子把糠糊糊热一热！”

“不要了，吃冷的，省把柴吧！”爹爹粗声粗气地说。

就这样，一家五口，吃着早晨留下来的两碗半糠糊糊。妈妈给爹爹盛了一满碗，给满哥、顺姐和我每人盛了半碗。她自己呢？

① 伢：湖南人对小孩的称呼。

② 鼎锅：湖南煮饭用的锅子。

③ 瓜瓢：舀水用的木瓢。

④ 工夫：即作工。

一点也没得了。

“妈妈，你呢？”到底满哥懂事，睁大眼睛望着妈妈问。

“我在后背山里吃了些乌泡子^①，不饿。满伢，你们吃吧！”

爹爹二话没有说，默默地把自己碗里的糠糊糊拨了一半到另一个碗里，放到妈妈跟前。

天天吃糠糊糊，顺姐闻到那股霉臭味，心里就烦躁死了。她扯着妈妈哼哼：

“糠糊糊不好吃，我要吃饭。”

“吃饭？”妈妈把顺姐抱在怀里，用颤抖的声音说，“往后，只怕连糠糊糊都吃不到了！”

顺姐擦了擦眼泪，无可奈何地端起了那半碗糠糊糊，慢慢地往嘴里扒。

“满伢他爹，”妈妈望着爹爹说：“如今山上的蕨根、野菜都挖光了，我们就等饿死鬼来拖吗？到外边逃荒，兴许好一点。”

爹爹连连摇头说：

“这个世道，穷苦人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找财主吧，哪个财主不是狼心狗肺？何必去挨这一刀！”

妈妈听爹爹这样讲，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末了又试探着说：

“投奔姑婆^②家去吧！他们龙家寨镇子大，人户多，兴许能胡住嘴巴。”

爹爹思索了一阵，才嗯了一声，同意了。

“嘿，到姑婆家去，有饭吃，多好！”

满哥说着，笑了，我和顺姐也笑了。

① 乌泡子：一种野果。

② 姑婆：即姑奶奶。

第二天,太阳没有出宫,我们一家人就动身了。

爹爹担着箩筐,一头装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一头坐着我。满哥和顺姐拄着竹棍,紧迈着小腿跟在爹爹身边,妈妈背着捆烂棉絮走在最后面。

肚里空,天气热,路也难走。顺姐走着走着,膝盖一软,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妈妈气得直骂:

“鬼伢子,不快走,把你丢到后头喂老虎去!”

话是这样说,妈妈边骂边擦着眼泪。

这时节,正是大暑前后。瓦蓝瓦蓝的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一路上,逃荒讨饭的连成串,荒原枯野,饿死的大人小孩的尸体到处都是。野狗吃死人肉吃红了眼,甚至见着活人,也会呲牙咧嘴地扑过来。

一路上,饿了,紧紧裤带;渴了,喝点泉水;困了,就倒在庙堂里或人家的屋檐下。全家怀着同一个指望:到龙家寨姑婆家就有办法了。

(二)

龙家寨是一个农村集镇,住着几百户人家,街上有几十家铺面,有卖油盐的,有卖粮食的,也有卖布匹、杂货的。往日逢三、六、九,镇子附近的人们提着鸡蛋、鸭蛋,担着瓜菜、柴禾,抱着家禽,赶着牲畜,到这里来赶场,挤得人碰人,头顶上接钱做生意。哪知如今的龙家寨,跟我们马家沟一样,田土干旱得裂着大口,一

片荒凉。土匪走了，保安队来，三天两头地搜刮、抢劫，弄得大白天家家关门闭户，街上看不见个人影子。

姑婆五十多岁，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李明益，我们喊他益表叔。他们没有田，只有屋背后的几块菜地。姑婆种菜，表叔在外边打零工。母子二人辛苦一年，只能勉强胡住嘴巴，家境比我们强不了多少。

我们到姑婆家的那天，表叔出去给别人做工夫去了，姑婆正害病，睡在床上。她看见我们来了，那堆满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老菊花。

“哎呀，来了稀客！这两年，我病痛多，越加挂牵你们，深怕看不到你们了呢。你们一家倒来了，路上累翻了吧？快坐，快坐！”姑婆一边高兴地说，一边磨磨蹭蹭地爬起来，就要下床。

妈妈连忙过去拦住姑婆说：

“你老人家体子不健旺，不要起来吧！我们一家都来了，少不了吵烦你老人家。”

好久没有露过笑脸的爹爹，也走到床边，满面堆笑地说：

“姑妈！穷找穷亲，富找富邻。我们在马家沟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寻思龙家寨好歹是个镇子，请木匠做工的兴许多些，就带着全家大小找你老人家来了。”

姑婆又伸手把我和顺姐拉到她跟前，对爹爹说：

“到我这里只是没得好招待。好在是自己人，不会嫌弃的。”

妈妈难为情地说：

“我们空脚凉手，么子^①东西也没有给你老人家带！”

“哪里哪里！快莫这样讲。”姑婆又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说，

^① 么子，即什么。

“肚子饿了吧？我起来煮饭给你们吃。”

妈妈又拦住了姑婆，说：

“你老人家歇一歇吧，我去煮！”

妈妈说完，就烧火煮饭去了。

我们到姑婆家的头天，吃的是糙米饭，满哥、顺姐张开嘴笑；第二天吃包谷，我高兴得跑进跑出；第三天姑婆煮饭，刮了半天桶底，把那一点点米全倒进锅里去，又放了一大把菜叶子，还是清汤寡水的。吃饭的时候，顺姐不懂事，撅着嘴巴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吃硬饭，吃包谷！”妈妈急得用眼睛瞪她。姑婆偷偷撩起衣角，擦着眼泪说：“伢伢乖，莫哭，明天姑婆给你煮包谷。”

我们是穷得连蚊子都不愿意咬的人。姑婆家比我们家也好不了多少，哪能养得起我们一家五口？到龙家寨的第四天，爹爹在离姑婆家不远的地方，搭了个屁股大的茅棚子，把一家大小安顿下来，就背着工具箱四处去找工做。

一片乌云遮满天。马家沟没人有闲钱请木匠，龙家寨的人也大都顾得了上餐顾不了下餐，哪里还顾得上请人弄那些家家什什？一连两天，爹爹大清早背着工具箱出去；天黑了，又背着工具箱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

这天，太阳当顶的时候，爹爹就回来了。他把肩上的一个大麻袋往桌子上一放，满面笑容地对妈妈说：

“你看！”

妈妈解开麻袋口的棕绳，捧出来一大把麦子。虽然麦子多半被虫蛀成了空壳壳，总能填肚子呀！妈妈双手捧着麦子，惊喜地问：

“哪里来的？”

爹爹往板凳脚上敲打着旱烟杆，答非所问地说：

“嘿，今天碰到一个好人。”

妈妈莫名其妙地望着爹爹：

“么子好人？”

爹爹正要回答，姑婆从外边走进来了。她看见桌子上摆着一大麻袋麦子，也问：

“孩子他爹，哪来这么多麦子？”

爹爹回答说：

“荫仁堂借的！”

“荫仁堂！”姑婆一惊，手里端着的茶水洒了一地。“金阴人肯借粮给你这个外地人？”

爹爹看到姑婆那个样子，把凳子往姑婆身边移了移，说：

“金阴人在茶园坡有十几亩荒山，讲好了租给我开出来。这一袋麦子是借给我做口粮的。”

姑婆连连摇头。过了好久，她才用低沉的声调说：

“你怎么找到荫仁堂去了呢？金阴人这个家伙，是个吃人都不吐骨头的狐狸精呀！”

爹爹蹙着眉头说：

“姑妈，我们一家五张嘴，要有东西填呵。磨盘压住了手指头，哪个还顾得了这许多！好在开出荒来，按老规矩头年不交租，下年的生活也有了一点指望，我就答应了！”

姑婆又忿懑地说：

“我们这里方圆百里内，哪个不晓得金阴人？这个家伙，占便宜的事，他都要插进手去。老虎吃人都吐骨头，他金阴人砸了你的骨头，还要往外榨油哇！”

爹爹思索了一阵，才说：

“借的这袋麦子，往后我手里一活动得开就还他，租子也讲好

按老规矩交。他再尖再鬼,我也不会上他的当。”

从那以后,爹爹妈妈就带着我们全家大小,起五更,爬半夜,每日里扛着锄头,提一竹筒凉开水,带几个烂番薯茺子,上茶园坡开荒种地。爹爹妈妈在前面挖土,满哥用秧锄敲打土,我和顺姐就在后面捡小树茺茺。晌午,实在太热了,太累了,我们跑到树荫底下,爹爹脑壳下边垫个土块躺下来,妈妈拿着针线缝补破烂,满哥、顺姐和我就在一边打瞌睡。好歹缓口气,我们又起身干起来。一直干到月亮上来了,全家大小才扛着锄头,提着竹水筒,气喘咻咻地回到家里。

(三)

日子过得真快,我们在龙家寨那个茅棚里又住了一年多。爹爹妈妈的锄头挖溶了,剩下了个铁砣砣,手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成片的荒山,在我们全家的手下,种上了包谷、番薯。看见大片大片的庄稼长得葱绿茁壮,爹爹妈妈那长年累月绷得紧紧的脸上,也绽开了一丝丝笑容。

这天,我们全家正在番薯地里翻薯藤,金阴人从城里回来,顺便进山来了。他身穿白绸衫,拄着文明棍,在地里看来看去。他的管家金四撑着把黑洋伞,紧跟在旁边给他遮太阳。金阴人看完了,就指手划脚地对爹爹说:

“俗话讲得好:人勤地不懒。这薯藤长得又厚又密,包谷苗足有一个半人高。二木匠,你真是作田种地的好把式呀!”

爹爹高兴地回答说:

“舍得下力气，总得有个好收成！”

妈妈也感激地对金阴人说：

“多亏你老人家帮忙，又借口粮，又给地种，我们全家都感恩不浅！”

金四向金阴人谄媚地笑了笑，又转过头来对爹爹妈妈说：

“这一带谁不晓得金老爷是个大善人！”

金阴人两眼向四周扫了个圈，问爹爹：

“你看能收好多包谷番薯？”

没有等爹爹回答，金四就上前一步，望着爹爹说：

“长得这样好，收十一二石包谷子，十五六担番薯，那是十拿九稳！”

爹爹忙说：

“没有到手的東西难讲呀！”

金阴人摇了摇秃脑壳，对爹爹说：

“二木匠，收成再好，我也不会多要你一粒包谷子，你放心吧！”

说罢，他又拄着文明棍，和金四一起下山去了。

金阴人一走，妈妈满心高兴地对爹爹说：

“满伢他爹，收十来石包谷子，十五六担番薯，怕是能拿到手了！”

爹爹吸着旱烟袋，掰着手指头说：

“借金阴人的那袋麦子和半箩包谷，还他一石包谷总不算少吧。还剩下十石包谷子，十几担番薯，一年的口粮是有指望了。”

爹爹妈妈还盘算收了包谷番薯，再种上麦子，冬天买个猪崽，喂大卖了，给全家大小每人做件新衣衫。一听说有新衣衫穿，我们姐妹三个高兴得手牵手的跳起来。

这一天，我们刚从山里收工回来，金四带着一股刺鼻的鸦片烟味，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来。他一屁股坐在板凳上，翘起个尖下巴，对爹爹说：

“二木匠，茶园坡那十几亩地，秋后我家老爷要请人栽茶子树、桐子树。如今灾年荒月也过去了，那块地就……”

妈妈紧插了一句：

“金老爷万一自己要栽茶子树、桐子树，那就栽吧，栽了树，头一两年也还可以种东西。”

金四歪着脑壳说：

“再种东西树长不好，那不行！”

“怎么，你们要提地？”爹爹大声问。

金四右脚往上一跷，撇起个乌嘴唇：

“怎么，你们还想种一辈子呀！”

爹爹站起身来，忍住气质问说：

“生荒开出来只种了一年就要提回去，这也太讲不过去吧？”

金四把跷起的脚放下，往地下一蹬说：

“多亏金老爷的接济，你们才没有饿死。为人也要晓得好歹，不要太不知足了。”

爹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气得半天都讲不出一句话来。

沉默了好久，爹爹才喘着粗气说：

“要提地，也总要让我们收了这季包谷番薯吧？”

“包谷番薯当然归你们收。”金四奸笑起来。“只是租子捐税，今天都得算清楚。”

爹爹再也忍不住了，从板凳上冲起来说：

“金管家，当初要我给你们荫仁堂开荒，红唇白齿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租子按老规矩算。按规矩，生荒头年不交租，哪来

的么子租？作事可要凭良心……”

金四把那双三角眼往上一翻，大声说道：

“良心？嘿嘿！老爷可没有跟你讲过不交租呀！生荒头年不交租，那是你们马家沟的规矩。如今你在龙家寨，就要依我们荫仁堂的规矩。不交租子种地，天底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

妈妈大声说：

“你们做事不能昧良心呀！”

金四脑壳一偏，掰着手指头说：

“地租四六分，一石粮食老爷得六斗，你四斗。去年，老爷替你交了土地税、门牌税，连同今年的这些捐税加在一起，就是四石五斗谷。”

爹爹气得太阳穴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说：

“你们这不是吃人吗？”

金四露出一脸凶相说：

“金老爷的规矩，哪个敢不依！”

爹爹猛地在凳子上坐下来，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

“好，要提地你们就提回去。地里的番薯包谷我也不收了，施给你们去抓药吃！”

金四气得两脚跳了起来，指着爹爹说：

“你敢骂老爷！老实告诉你，不还清帐，你就脱不得身！”

爹爹逼近金四说：

“地里的番薯包谷，我都不要了，还欠么子帐？”

金四坐下来，拿出一厚本帐簿摊在桌子上，又从褡裢里取出算盘拨得乒乓直响。算了一会，望着爹爹说：

“去年借的那袋麦子，加上利息是三箩谷；后来借的半箩包谷和两箩番薯，加上利息也是三箩谷。两笔帐加起来，你总共还欠